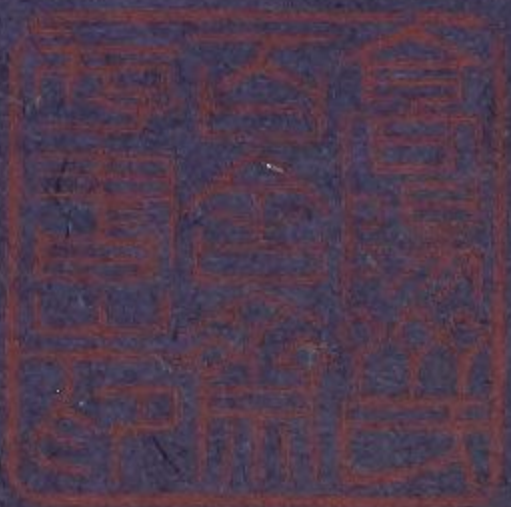


T5765/2641-3-0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DEC 9 1953

新編 日本書紀

卷之六 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

新編 日本書紀

卷之六 聖德太子

光緒戊子年新鐫

經天飛鳳全德

此書在昔才神在昔
此書在昔才神在昔

叙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傳奇

小說非以風花雪月蕩搖心志即以

荒唐老昏嚇人見聞惟曰才子一書

有平山冷燕以詩酒奇逢天然巧合

聞之於前使才子佳人襟懷各遂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命林
早

多委曲纏綿然義正詞嚴不事半點
 污褻今復續以茲編與乎山冷燕後
 先輝映其筆情豪爽真有甘如飴辛
 若桂刁比固自用其刁暴者終難恃
 其暴且確不可憑人觀者飛目舞心
 悅意翰豈僅閱

續面才子目次

卷之一

第一回

題破廟觸怒生憐

潤香奩虛誇惹厭

第二回

刁天胡熱討一場羞

強不知艷談天下美

第三回

甘不呆誤入湘妃祠

辛荆燕大明紅葉柱

第四回

訪奇樓喜遇有心人

探香閣開出多情路

第五回

慕芳香改裝女子

憐才就願變男地

卷之二

第六回

遊朱者先竊紅香

未來者細商黑漆

第七回

指子夜明之挑綺綵

咏灯影暗之繫紅絲

第八回

恨佳期書生空着急

憐俊彥父母也留情

第九回

慕瑤草有心能村度

甘非想無声善隄防



第十回 刁立願婚如自告白

卷之三

第十一回 彤官生花驚蝶座

第十二回 恭將軍闖外殺風流

第十三回 恭公子現还原候

第十四回 古高魁准擬伏乘龍

卷之四

第十五回 牟光祿暗訂前盟

第十六回 為辟婚觸奸遭顯禍

第十七回 痴惡漢向外探內事

第十八回 兩交婚快心真得意

王蔭審官司單打單

赤繩繫美報師恩

辛小姐泥中弄強橫

假夫人裝出真腔

尋旧約何期驚去鳳

甘採花硬結貴聘

因下獄感聖賜歸婚

俏佳人借古索新題

雙夫共愛許六圓圓

續西才子卷一

第一回

題破廟觸怒生憐 涵香奩虛誇惹厭

詞曰花簇簇看花莫不誇金谷誇金谷誰道出蘭山中馥馥傳岩來

始非天祿孽蘿久矣無青目無青目有眉空盡有書空讀右調憶秦娥

自古才難從來有美然相逢不易作合多奇必結一段良緣定歷一番妙

境傳作美觀流為佳話故平山冷燕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矣然芳香不

盡羅華端因又採擇其才子占佳人之美佳人擅才子之名甘如蜜幸

若桂姜者續為二集請試覽之話說四川重慶府縉雲山下有一地名叫

做橫黛村中有一灣溪水繞村而流冬憂不竭灣皆澄清見底到

白石堰這一灣却水光墨黑因又叫做洗墨溪這洗墨溪上却住一個人



家綠樹成陰青山屋裡須非喬木世家却也是數百年以外的舊族了這人家姓甘相傳是三国時劉先生甘夫人的支派須遠不可考而近代以來也還美做衣冠文物之家傳到他這一代不幸父親甘霖久已沒了止有寡母田氏在堂撫養他一兄一妹兄名甘頤別字不朶妹名甘夢別字非想他家人不便稱呼遂叫他是夢娘兄妹二人須生於山僻鄉村却賴地脉又香生得明眸皓齒玉潤金輝望去如兩團白雪行來似一對明珠女不愧夢蘿而子男可方西農子雲但只恨窮鄉下邑甘頤生了一十八歲甘夢長成一十六年才美過人百倍却無一人知道但喜得家中的產業須非素封田連阡陌却東墾西畝聽奴僕耕桑也還足供衣食故甘頤還守着世代的詩禮只知誦讀並不想誦讀之外別生他想妹子甘夢見哥之讀書通達古今以為高妙又見哥之舉業之外时常做些詩文感觸

心情以為風雅遂看女經一造不足盡女子之能繡刺餘閑也隨哥之讀書識字不料生得來聰慧過人經史流覽早已筆下有神腕中有鬼故每日但與哥之倡和詩文以娛白晝不是哥之做了叫妹子和哥便是妹子出題與哥之對做朝夕如此到也不知寂寞忽一日拈了一個寧春菡萏的詩題又拈了一個太史公流覽名山大川的文題甘頤因嘆息道菡萏橫千古芳香豈不過于桃李乃以生身空谷每之為人遺棄太史公為菡萏而隱僻過於空谷才非太史而足跡不涉市廛豈能成一世之名哉况菡萏夫訓功名姻姬皆欲自成株守於此成於何日我不成名妹之愈無望矣真若辭了母親往通都大邑一遊或者別有所遇亦未可知夢娘道四海遨遊個人遠大之期但哥之年纔十八尚未老練又顏如閨秀隻

身而往恐被人欺亦不可不慮不如仍在本鄉候宗師到日覓領青衿保
守門戶再為他計何如甘頤道本鄉青衿覓得固好但方今財錢之世我
又不願以錢財博功名只恐要覓一領青衿也不容易功名如此若每求
才美為夫婦榮恐更难矣莫若远行一步則天地寬而眼界大或別有機
緣未可知也若慮出門年少大兄的男子也有何難哉甘頤主意定了遂
將此情與母親田氏說知田氏道幼學壯行是男子漢的事我做娘的也
不阻但前日刁家表兄來說新宗師到了府縣要考就是府縣要財不
容易取也須考過不取方纔死心那有虛料其不取而竟不考之理既要
远行何在一時且待考過不取再去不遲甘頤見母親分付不敢不依只
得在家候考不多時刁家表兄着人來報說道新宗師已到了縣裡考期
已有了請甘相公早進城去交卷原來這刁家表兄就是田氏的姐之嫁

到刁門生的住在城中家道十分從容叫做刁直別字天胡生得儀容甚
陋心情頗愚所好者枕上花所貴者杯中物須掛着讀書之名却恨與書
無緣每相見而不相親這年幾已二十七歲娶過妻死了今見甘家
表妹生得仙子一般十分動火欲要娶為繼室悄悄着人去求姨母姨母
回後道你表妹酷好詩書你須進得學便好講了美單以財求未必能動
故刁天胡着急叫人請甘頤來同考甘頤因母命要他考一番方許远去
只得進城到刁表兄家住下至期全考過了甘頤辭別回家與妹子說
刁直一字不進及府案發了甘頤不取刁直到取了甘頤見府裡不取無
由進道料功名無分只得拜辭母親要去遊學遂收拾行李盤纏代了一
箇老蒼頭叫做王芸跟隨與母親妹子約在三年中准回竟飄然而去是

海濶天空雲路去

唯教鷓鴣不飛揚

任他暗向枋榆笑

聽我乘槎日月傍

才直見甘頤府考不取甚是快活以為再拚着二三百金買了一領藍衫
 便好到姨母處求親了且按下不題却說甘頤一時高興出門竟不知何
 處去好只得催了一疋蹇馱信路而行到一個村鎮也不知叫甚麼地
 方此時日已向西馱子不肯去只得下了要尋下處又無歇店止有一座
 廟臨於河上也不知是甚麼神道就進去借宿那廟主看見甘頤少年清
 秀知不是常人便留他在旁邊房裡住下此時要睡尚早因到鎮市上閑
 步鎮上歇店須無酒店却有逸進去沽了一壺獨酌得醺然再走回在
 中天尚未晚者見神座旁有寫疏頭的現成筆墨一時感慨不平遂提起
 筆來右在傍粉壁上題了一首蝶恋花的詞兒道
 白日求才青天取士無非要顯文明如何煉斗魁北化為劫

全銀氣○无飲無灵手鉗失利○書爵碎無滋味尚餘斗酒百篇詩
 不如且向長安醉
 後寫蜀人甘頤不彙題

題完方到房裡去睡不期文宗這日坐了一隻座船正接臨重慶府到了
 此處見天色晚了就分付住船歇在廟前河下這文宗姓施名沛是江右
 人大有声名又最憐才愛士考案甚公船泊河下者見大廟因問道這是
 甚麼布地方回報道是閔帝在文宗道閔帝正神可上去一謁衙役聽見
 忙將閑人趕開因船與布相近文宗也不乘轎竟慢○跛了上來在祝迎
 接先到殿上拜謁閔帝然後四邊觀看這布在村鎮上湏然高大却沒甚
 景致就走下殿來忽看見旁邊粉壁上有數行字跡寫得生動遂走近前
 一看見是一首詞兒細味詞中之意句○皆是怨恨受賄考取不公心下
 不勝沉思道我總考得一府自以為不曾遺失一人為何早有人怨恨又

將詞兒細玩一遍又暗想道此詞須然怨恨却詞意風流大有才人思致有才若致遺失了他感慨不平却也怪他不得看到名字却是蜀人甘頤又想到我考成都一府並不曾有這箇甘頤因問有祝道這壁上的詞兒是一向有的還是近日題的有祝道一向沒有是方纔一箇過路的相公偶然借住喫醉了題的宗師道這人去了還是在此有祝道還睡在裡面明早就要去了施宗師道既在此你可代他來見我說罷就回船去了有祝見官府分付未免驚慌因忙走到傍邊房裡來叫道相公快醒酒來甘頤正喫了數杯酣然睡着了忽被有祝喚醒叫他起來因問道我過路人明日要早行你叫我起來做甚有祝道不是我叫你是宗師老爺舡在河下方纔上來看見你題璧的詩詞甚是屬意故着我叫代上去見他甘頤所見喫了一驚暗想道這詞兒我頃不為他作却句句傷他未免觸他之

怒我未出門妹子就慮我不老練惹事今纔舉足便弄出這場大事來却將奈何延捱不肯起來當不得有祝催促知不能免只得大着胆整衣冠竟隨有祝走上船來此時天已黑了宗師点着兩枝明燭坐在前艙左右稟有祝代甘頤到宗師分付叫有祝去罷甘頤着他進來甘頤聽見忙入艙叩首道童生甘頤叩見宗師老爺施宗師心上只認做是個中年生童故題壁怨恨忽見是個少年又就如美人暗喜因問道甘頤就是你麼甘頤道正是宗師又問道有中壁上的詞兒是你做的麼甘頤道是童生醉後亂道宗師又問道你詞中說斗魁光化做金銀氣這分明是怨恨本道考取不公遺失你了你一個童生怎敢如此大胆甘頤連叩首道童生尚未蒙老爺賜考怎麼怨得到老爺宗師道你既不怨恨本道却是怨恨何人甘頤道童生乃重慶府巴縣人聞老爺按臨童生念讀書一

場指望寸進故隨眾赴考不期文字無靈終到府中便遭遺棄故醉後妄言觸怒天台祈天台憐念遭斥之苦寬恩釋放宗師道府中不取你或者还是你做得文字不通甘願道童生做的文字不通理應不取但不知為何比童生做得文字更不通却又高人取了宗師道这也难信你一人之言本道如今出个题目考你一考若是文字平通我便取你入學倘做不來或做得荒謬却要發到府中去定罪甘願道若得紫老爺賜考便死也甘心宗師將筆寫了兩個書題一個經題發下來給他縮筆墨硯叫他用心做速速入中艙去喫晚膳了甘願接了紙筆就在艙旁一張卓子展開題目一看只見首題是吾斯之未能信次題是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經題六求之不得心內暗想道宗師不責治轉出題考我知有好机会滿心欢喜便賣動有才子起筆來將三篇文字一揮而就宗師將夜飯喫完甘願

一篇文字早已托門子傳了進去宗師見文字做得敏捷先目欢喜再細看文義又見研理入微認題甚切而筆墨之外別具一種幽秀之氣不禁大喜道原來此子到是一個雋才因走前艙來当面發放道你这三篇文字還做得乎通異日还可以上進本道取了你可回家肄業所業不可在外流蕩以筆墨播怨招愆甘願听了忙拜謝道童生既蒙釋放又蒙培植教誨宗師老爺的洪恩真天高地厚矣拜謝完退回中畝祝接着賀喜道相公方纔去見小道甚是耽憂幸虧相公才高上官起敬得以轉禍為福不然怎麼了得甘願道此皆托老師福庇說罷就去睡了到次日起來甫祝見上官厚待便備飯相請甘願喫了飯就秤了五個銀子謝他央他買些石灰將壁上詞兒粉去因宗師分付回家候案便不敢而遠去只得又僱了馱兒騎了回家不題且說施宗師船開了暗想道府具托才如此

這甘願昨日若不遇我不凡被官府埋沒了還須細想搜索一番方不負衡文之任不多時到了裏官迎入府中督學衙門座下府中官俱次第進見。畢府官呈上考案宗師接了打登裏官出獨留刑所說道童生既入學須非大功名然人才進退消長之閑實係於此府中往往視為等閑漫不留心听人公荐實係私情爛收白木遺棄青錢使本道顛倒駑駘不能獲駿這還罷了最可恨使遺珠棄璧肆訊謗歸於本道其害非淺督司你須傳與府中盡心閱卷刑所打一恭道府中公荐須是成例然閱卷恕亦不敢不公美才或亦不敢遺棄况老大人藻鑑冰清誰敢訊怨宗師道本道亦非無據之言昨舟泊村鎮偶步閑看見壁間一詞中言斗魁光金似氣甚怨考案不公本道追究其人叫做甘願喚而責之始知為府案不收也因請面試本道出了兩書一經考他本道一食夜膳未畢他三篇文

字已完細閱之淹貫精微自是科甲之才因命取出送與刑所看道怎說得美才不遺刑所看了喫驚道童生中有此雋才若不取真可謂之遺珠矣宗師道員司李且休過責于人文字有一日短長可將他府考的原卷了查出待本道閱過再為定奪刑所應一聲是逃打一躬退出忙來見府中備說前事府對茫然竟不知甘願是誰及取縣案叫書房去查在沒公荐無分上一束敗卷中查了出來再細看時方知文字做得精美只因未會行賄所以闕起今見宗師來查甚覺沒趣只得加上批評圈點夾刑所只說此卷原擬作案首以因前日去參見接臺匆忙中遺失了刑所將此言回復宗師宗師道好卷不取还可推得匆忙若取過的不通便難推匆忙了且候考後定奪一面發牌考試宗師內裡雖然羨飭而童生外面那裡得知猶紛紛的求分央人情這可直用了三百兩頭央了一個大

細他的分上以為確然進學無疑自經道考過便欣然以秀才之居等不
得奪案便先穿了溜服駢匹馬跟隨着家人竟到橫黛村洗墨溪上來者
媽廿一見面就說道表弟整日讀書這樣高才不期府裡到遺失了若不
尋失此時道考過全我雙雙進學豈不美哉他不與道考明日叫我獨自
一個迎些只覺道不與頭因氏道這是各人的命運那裡論得刁直又問
道表弟怎麼不見田氏道他因府裡不取在家讀書沒與前日就出門進
學去了刁直所說因大嘆道这就歎了一個人的才學是造定的若有才
在家何常不登若無才便走尽天下也是一般聞這施宗師真心憐才考
案最公若在家候他考完趕回遺童或者还有些指望却远远的撞些
甚麼田氏見他這來只得收拾酒飯請他刁直喫完酒飯就乘酒與對田
氏說道向日所說表姊的親事蒙姨母許我進了學再講今進學只在數

口了望姨母作成不要爽信田氏道這話雖是有的皆因我見他兄妹們
日夕吟咏以才為命一個斷不肯娶無才的妻子一個斷不肯嫁無
才的夫婿故我作進學之想以為進了學自然有些才華壓得倒他們不
知表姪果有些才華否刁直道這姨母說說一發好笑這才是稱不得筋
估不得兩的但思却有個有才的到不能進學無才的到進學之理便明
白了田氏想一想道這也說得是但他女子家空說也沒用且等你進了
學頭巾藍衫披紅掛綠來拜我等他女兒家看得眼熱我自然有話說刁
直听了歡喜道這何容易不數日我就來拜姨娘了說罢欣然而去正是
有財只道橫行去
不道無才去不成

若以才同財並較

傷哉千古不能爭

刁直去後田氏就與女兒說他來意甘夢道前日哥、對我說此人一空

不通怎敢來作此痴想田氏道哥、既說他不通為何他到打点要進學
甘夢道這必是銀子買的有甚稀罕正說不了忽甘願來家母親與妹子
看見忙問道你說要去遊學為何又不去莫非孤身出門不慣甘願道非
也述將箱裡題詩觸怒提學拿去面考之事細、說了一遍田氏听了歡
喜道宗師既親口許取了自然有些指望甘願道但恐府裡案上無名宗
師失然添出一名來不便只怕還要候遣童案裡發哩甘夢道宗師若是
個沒意思不憐才的便不肯面考不肯輕說取了他既發放說回家候案
自然有個下落何必愁他以哥、之才便金馬玉堂也自有日一領壽祿
何足為重但可笑刁家醜駟不知那裡弄的手脚得赴道考便來奚落哥
哥府中遺了明日忽然進了使他吃驚到也有趣甘願道既是這等說出
案之時偏走到他家去混他一場未為不可只因這一筆有分教冷落要

做風騷矜誇化為慙愧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刁天胡燕討一場羞 強不知艷談天下美

詞曰金艷、買人情百多靈驗多靈驗沒福消他有时色交○揮時雖

說乘風便懼時只怕遭人騙遭人騙白、容貌弄成花面右詞意

話說甘願因怪刁直在親戚面上誇矜要去取笑他一場打听宗師各處
探便考完將次出案遂走到刁直家來只見刁直堂中賓朋滿座都是角
來賀喜的刁直的新頭巾藍衫俱已做得端、正、擺列堂中忽看見甘
願走到正要借他施逞忙相見道前在貴府看姨母聞得賢表弟因府中
不取心上不樂出門遊學原來不曾去妙、甘願道愚弟去已去了因有
事耽擱又復回來今聞表兄入泮在途特來恭賀刁直道愚兄賴筆墨之

吳雖有個僥倖之機只可惜老表弟這樣高才及遺失了甚是令人扼腕說罷就與衆賓朋相見衆賓朋多有認得的只有一個不認得問起來方知是揚州人姓強名知字不知因與府耐有些瓜葛故特來干謁前日刁直府考高取就是此人之力一一相見過強知就問甘願姓名刁直代答道舍表弟姓甘名願字不彙最肯讀書只恨文星不照府中就遺失了強知道不彙兄青年秀美既府中不取何不早些見教要續取也不難甘願道寧可就門點頭不欲狗尾續貂有虛老先生台愛強知道甘兄不是這等說功名執不得的我聞施宗師最愛真才我劬甘兄候他發放完了正案約几個朋友跪門去求他考遺童到是個捷徑刁直道告考遺童雖是一條門路只是人就苦了不是七篇也是五篇怎如正考只消兩篇文章便快活受的受用內中一個長親道諸兄不必急求大都才學貴乎老

成像天胡兄到此壯年自然文字精當為府道賞鑑我看甘兄年不滿三十華不自然軟弱勉強他去考也是往然不如安心再讀三年有這等安何愁不進今日以管苦他做甚又一個道才學文字不是這等論的在人上磨練方纔老到甘兄少年文才自然不及刁兄却也要出來磨苦考雖然辛苦却也痛惜他不得刁直見衆客你一句我一句奉承得活便分付擺酒出來款待喫酒中間大家行酒令要說個白字這個說白掛綠那個說白屋出公卿又要說個青字有人說路入青雲又有人平步上青天刁直听了喜得眉歡眼笑竟昂然自似那裡將甘願看心上正喫到半酣忽幾個青衣報人跑了進來東張西望衆客見了忙問尚相公進在第九名報人道我們是報第一名案首刁直聽見是第一名案首心花都開了忙站起身來應道快掣條子來看我好重賞你報

道相公尊姓刁直道你到我家來報自然是刁相公了又何須問報道我們是報案首不是刁相公刁直听了大怒道既不報刁相公你們到我家來做甚報人道有人傳說案首在相公家故我們來尋問衆客又問道你可知刁相公進在第九名報人道想是進在十名上我們因要扣案首來急了故不曾看明只怕也就有人來報竟走了出去忽又一陣起人進來道他家說是在這裡怎麼不見刁直看見又大喜道這總是來我的因迎着問道我刁直相公進在十名上報人道學道老爺裡面傳出案首的條子來故我們來報後面的散條子還不曾傳出來故我們不知道刁直道你且說案首是誰為何你到我家來尋報人道案首是甘順相公說是刁相公的親眷今早到刁相公家來了刁直听了一驚道他又未曾進道去考怎麼就做了案首報人道我們只見條子上有名便來

捉了他考不考我們那裡曉得此時甘順還坐着喫酒衆客中有所見的早攛轉面皮用手指着道甘相公在這裡衆報人聽見便湧進來看見甘順還是少年又生得俊美都欢喜道原來甘相公是個風流案首叫我們那裡不尋到却原來在這裡甘順听见也不驚也不喜仍坐着說道你們這班人想是錯報了我又不曾合衆道考為何得進只怕還是刁相公報道現有報條在此我們如何得錯因取出報條來與衆人看衆人看見上寫着第一名甘順巴縣治詩經都說道既有報條自然真了報人就都圍着甘順討賞甘順道這又不是我家叫我拜甚賞你勞你們列位未報一場且請回待訪確了見過宗師自然有個薄禮相酬報人道甘相公此時自然沒用只求寫個賞票候送過學我們方到府上來領甘順被報人河迫不迭只得寫了十兩銀子的賞票衆報人方纔散去衆客看見甘順

年紀又青人物又美忽然進了案首刁直並不見有人來報便將奉承刁直的面孔來奉承甘願了独有刁直心上不服道我道考時又不見他；心何到進了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樣大分上自家三百兩頭與了一個大卿堂說說怎麼不得進不期那大卿官與宗師不甚相厚又聞他清正不聽分上竟不曾說但收了銀子希指撞個太步這裡刁直以為萬；安帖初見報人來報甘願就想道案首自然早報或者散名報得遲些守了多時只聽見人傳說張家進了李家也進了並不見人來報他方纔慌了一面急；央強知到府中去打听一面對甘願說道老表弟好太神通甘願道愚弟有甚神通若有神通府中不至遺落了刁直道若非太神通豈有齊案無名而得能案首入學之理表弟休要瞞我甘願道此不過是表兄弟所說的賴筆墨之靈偶然遭遇耳有甚神通在那裡正說不才忽見府堂

上兩個差人手裡掣着個侍生的名帖來請甘願道甘相公老爺立候過去一會甘願道我一佃子民怎好去見太耐差人道老爺吩咐說甘相公如今已入泮官不妨衣巾相見甘願道入學之信方纔得知衣巾还未曾備如何得有此時衆客見甘願青年進學又見府尊用名帖來請又聽見說沒衣巾便有一個年長的湊趣道不彀兄既不曾備衣巾天胡兄却已備在此；時尚用不着何不且借友不彀兄一用衆賓客合說道這却說得有理便不彀刁直肯不肯便你掣頭巾我掣藍衫要與甘願穿代甘願忙扯住道宜有此理我一佃童生須蒙宗師取了然聖还不曾謁考还不曾謝怎敢越禮犯分先穿代衣巾既太耐呼喚且便服到府裡稟過再處因走起身對衆賓客一拱竟隨着兩個差人去了正是

掩口方緣笑 動心忽又飲 非閑太榮辱 只一領青衿

原來府尊只因遺取了甘頤的卷子施宗師大不悅他因將考過的童生卷子細細閱視平通的便罷了將那十分荒謬不通的檢了十數卷發到府中來上批數童荒謬如此何以解送本道豈視本道為無目耶若云文有一日短長可將府考原卷解道公閱誓必澄清雲路斷不便斗魁光為金銀氣所掩以傷朝廷文明之治庶耐看了甚是沒趣知是為甘頤而起還要再甘頤身上去挽回故着差人來請到了差人就稟說甘相公說未蒙送學不敢衣巾還要青衣小帽相見府耐道這也不必就是便服罷便自家也是便服到迎賓館中來相見相見過坐定府尊就說道前日佳章已取為冠軍因恹恹之際竟遺失了未免有罪昨宗師追查方仍以案首補送上去今已錄借重賢契增光本府雖失之前尚得補之於後但宗師不能忘情今又發下幾個荒謬童生的卷子來責備本府後又批着賢

契詞中之語要本府解送這幾個童生的原卷上去賢契心想數百人中一時匆忙豈無失眠就快閱几卷也不為大過何必如此追求此本府之過本不當告之賢契但念宗師此番舉動定為賢契不平起見俗云解鈴繫鈴故本府特請賢契來倘明日謝考見宗師時尚望一言消釋容當回報甘頤道童生一時醉後狂言不意獲罪至此明日道謝宗師當九叩以請府尊道如此多感就將荒謬的卷子付與甘頤叫他看卷末之批甘頤看完批語因順便看之是甚人的卷子只見頭一卷就是刁直因想道聞他已尋了大分上掌穩必進就不進也罷了為何弄出這個醜來因挈卷子只顧沉吟府尊問道此人賢契莫非認得麼甘頤道這刁直實之是甘頤的表兄府尊道這一發妙了既與賢契有親定要煩賢契挽回了道自然効勞說完辭了出來因路远回家不及依旧又到刁直家來此時

衆客都是刁直相好的尚坐着喫酒候信見甘頤回來都圍着問道太公請兄去有甚話說甘頤道止不過為前番不曾取得今日見宗師取了不
好意思故請去說兩句話好看兒修飾修飾刁直道可曾問得府尊進學
的案發完了麼甘頤道我看見宗師正發了幾卷在那裡與府尊斟酌
是还未曾發完刁直道我就疑还未曾發完豈有回發完案竟遺了我的
道理若果遺我則是世情變了天下的勢利都無用了正說不了又有兩
個府差來道老爺喚刁相公去有甚話要吩咐刁直所見只認做喚去報
他進學便揚揚得意道我叫你們莫慌一般也輪到我了就是名數於此
難道不是秀才差人道小的們蒙老爺差來一場沒個空走的道理刁直
道這也說得是因叫家人封了一兩頭送與差人差人又道刁相公雖然
是進了學但案还未見如今尚是童生還代了童生的服色去尊他一爵

刁直想一想要道這也說得是遂叫家人代了青衣小帽同差人而去正光
只知去是一般去 誰道來為兩樣來

雖說人能痴算計

大都天意巧安排

刁直去見府尊不題却說衆客同甘頤坐着說閑話有一個說道天胡
拿穩了要進學畢竟被他弄進了想還是文章做得好有一個說這就是
文章做得不好有兵部大分上不怕他不進又有一個道聞得施宗為
人甚是梗直他考成都府一個分上也不聽今日刁天胡被他弄進也
要算他的手段甘頤只默坐口也不開大家正七嘴八舌的亂議論刁
刁直同強知走了回來臉都氣得鉄青了只是跌足嘆氣一句話也說一
出來衆人看見光景有些不妙只得暗暗的都走了刁直等衆客一
及方纔邀甘頤強知到一間內書房裡坐下分付另收拾酒備來喫

對甘頤道你表兄一生做事托天俱叨庇不曾出醜不料這一番弄決了前日府考因賴強兄大力許我高取故兩篇文章竟不曾用心做得潦草荒謬竟蒙前列昨日大考又蒙王大司馬許我高取故兩篇文章又托天不曾用心做得潦草荒謬有所不免只以為有大司馬之力自然不期這王大司馬絕未一言竟白日的撞了一個太歲宗師處毫無情分又適值賢表弟有中這一番不平之鳴觸動他憐才德樂之志苦求遂將愚表兄的破綻都看了出來遂發府處治我想從來文章荒謬無非不取足矣那有吹毛求疵因遺卷荒謬又追到府卷荒謬之理窺宗師之意無非怪府尊遺失表弟之真才耳既怪府尊又不好難為府尊只將表兄的文字解上解下要加罪以辱府尊府尊受辱還易處只是表兄有罪便當不起了府尊總說老表弟方纔看見大有憐惜之意故此叫我同強

兄來求此事必要在老表弟身上完結若完結了不獨愚表兄感激不盡且怕府尊也還有為表弟用情之處不知表弟意下如何甘頤道表兄之意即弟之事弟方纔見了已早打點在肚裡去了何須兄如此囑咐况又奉府尊之命敢不尽力但恐宗師位尊而弟言微不足邀其垂听耳強知道甘兄可慮雖是但文字相知又不論貴賤若肯尽心一言包管妥帖但開說情了兄雖以甘兄中表至親可以不論也要進回禮兜甘頤听了一個禮字便道強兄說那裡話一個至親怎麼講起禮來豈不好笑了直道不論禮回表弟高情然愚兄勞表弟一番自然要圖報但可少緩惟此頭藍衫皂靴眼見得愚兄用不着了且先送表弟應一應急何如強知道物雖微却是甘兄此時所急需甘頤道本不當領但一時備辦不及表兄盛意只得受了餘說不必提起明日往謝宗師自當力稟若有

當以身任之可直听了欢喜送上酒來三人痛飲之酒中間強知見
 頃少年秀美談論風生知必成名便百般奉承因問道不來兄前日為
 何在開帝在宗師相會甘願道小弟因府宗不取自愧才疎學淺欲往
 四方遊訪不期緣到開帝有中借宿因醉後題詩驚動宗師就惹出這一
 件事來強知道原來甘兄欲遊學者祇為府宗不取今既入泮自然不復
 遊學了甘願道小弟聞太史公歷覽名山大川以成名李青蓮口醉子長
 安市上從古文人才子未有不以四海為家而老死一隅者遊學自是小
 弟素前日不返因府案不取促其行之速耳今雖入泮安肯以一領青衣
 衿沾之榆枋間竟令南溟北溟虛懸天地強知道據甘兄說來一定遊
 學了且請問遊學要遊於何地甘願道自古說不觀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帝王輦轂之下是不可不到的捨此則黃河九曲秦關百二周南美哉之

始基東海洋之大風皆可當遊最喫緊要留心細訪者是青齊異狹然
 趙佳人強知听了大笑道甘兄若狗這些古人的空名去遊只怕就要空
 遊了甘願道這是何說強知道小弟足跡不到不深知若不敢強辨只就
 燕趙佳人四個字細細想來只疑生佳人的山川是燕趙不在燕趙如今都
 六到揚州來了甘兄不可執一而求甘願听了驚訝道這是千古的定評
 怎麼如今又變到揚州強知道燕趙有無這且慢論但小弟揚州人試友
 甘兄論一論故所稱佳人者蛾眉皓齒也粉白黛綠也閉月羞花沉魚落
 雁也不過如斯止矣不料如今揚州的佳人所謂蛾眉皓齒粉白黛綠閉
 月羞花沉魚落雁這是不消說起種之俱備的了至於瓊膚似雪絕無點
 塵蘭蕙生香不須薰鬢髮挽烏雲百尺而暗室有光而飛素月一輪而明
 西無影春花兩頰笑一笑直揖去鉄石人之魂灵秋水双眸一盼欲消

以佛菩薩之精魄三寸金蓮行過風前靦盆似燕十枝玉筍指拈灯下柔
如黃若許我並肩一立誰願成仙倘能殼敵体片時何辭一死強知說
到此處只說得甘願情都乱了心都蕩了身子却酥去半边因強掙着問
道那裡有這等樣佳人還是強兄說笑耍了強知道佳人之美小弟十分
中还不曾說得三分兄到驚訝起來這說的都是他外面姿貌若說他的
性中聰慧莫怪小弟得罪甘兄只怕甘兄的三篇詩文還到不得他眼裡
這些美人讀書識字做詩做文竟成了風俗做出來的詩賦香雋風流雖
石公鉅卿無不嘖嘖稱賞近來聞得張翰林的妹子王侍郎的女兒趙司
的孫女李中書的姪女都結成詩社每逢花朝月夕佳節芳辰都聚在
處分題限韻角勝爭奇勾引得這些少年公子如醉如狂都要求婚納
聘不料這些美人偏惡隨俗甚貴顯的人他都不作准只要把即詩文對

過方總許可你如今少年能做得兩篇詩文便要算做才子了那
一會做詩詞典這班美人比並故揚州的美人聲價一發高了几兄要
趙去訪佳人只怕那些生蒜生葱的氣味止宜於古而不宜于今了
兄也須斟酌甘願听了又驚又喜道小弟生於西蜀一隅又僻處山谷
可謂井底之蛙非強兄指教焉知脂粉叢中別有天地容塵俗稍伸即
振兩袖靖風携一枝彩筆作三月之烟花矣二人說得投机只飲得酣
強知方總別了甘願就在刁家宿下只因這一說有分教不利名而
非想思而命駕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甘不朶誤入湘妃祠 辛判燕大開紅蕖社

詞曰大雅久不作為妨揚州鶴偶然倡和到湘妃錯錯旌列佳聯人

分美封錫鼓韵脚○慢道都無着風流原有托問誰名最著香奩

確、確人是古釵樓題金帶礼名紅燕

右調醉春風

說甘頤在刁家宿了到次日起來就要回家刁直因事不曾安富那裡
有放他不一時強知也來了又傳府尊之命催他速見宗師討回示下以
好回文書甘頤沒奈何不得送學只得寫了手本仍是青衣來叩謝
師門上傳進手本去宗師因拔了甘頤少年真才又由此看破了府裡
的弊端心下甚是喜歡故一見了甘頤的手本就喚進去及甘頤進見又
見不穿其衫還是穿青衣見他謙謹更加歡喜甘頤走到滴水簷前恭
敬：拜了四拜就稟道童生甘頤已遭斥逐又獲罪愆自分必無生理不
意蒙宗師老爺天高地厚之恩不加痛責反曲賜成全又不意破格垂青
直待以國士使甘頤啣結亦不是報高厚之万一惟此九叩以表寸心宗

師因命他起來又自出位走近堂下立着身他說道本道奉朝廷簡書來
此考較指望拔取几个青年雋士聯捷而去上以彰朝廷得士之榮下以
成文字相知之雅不期被府縣遮蔽才學者不取所取者又盡非才以致
小道不能拔一英俊若非有中偶遇則本道何以得親于子及昨閱試卷
三皆襍線無一長材故不得不借子冠軍而充謬者不堪不可甚舉本道
因檢几卷最不堪者發到府中使之知愧且命他解送喪童生的原卷上
來如一便不堪瀕痛懲他一番以儆戒將來也可泄前日遺失賢契之氣
且願听了復跪稟道此實宗師老爺憐才盛心可使一省孤寒感泣但事
由童生而起今蒙宗師老爺破格作養童生又蒙老爺發下荒謬卷子而
府尊已萬分知愧宗師老爺若再懲治荒謬童生童生無恥何足重輕竊
恐府尊則過於不堪矣又慮府尊乃童生公祖童生身家性命皆有關係

設府尊受辱深而遷怒童生則童生又不堪矣伏望宗師老爺寬恩回念
別情法具伸矣童生啣恩莫報安敢再乞鴻恩但蒙宗師老爺有泄氣之
言不啻天地父母故童生不敢不披露肝胆宗師听了大喜道賢契不獨
才思過人而器量又加入一等既賢契來說只得屈法以成賢契之美名
只是造化这几個不識字的童生了因又發一張牌到府裡來上寫荒謬
諸童本當重懲念係作人姑免解完仰府痛加申飭繳甘願見牌行下府
乃再三叩謝辭出回到刁家報知其事刁直方放下了一塊石頭謝禮便
一提起只是藍衫頭巾皂靴既是說出不好改口只得送與甘願代回強
見學道文書上有仰府痛加申飭一句又騙了刁直兩名水手二十四
方纔完帳甘願回家將前事細說與母親妹子說知大家歡喜無盡
這醜事出醜不足為奇恰妙出在哥手裡明日再不好又到這

裡來裝腔了甘願過了幾日送學的事俱完了因又與妹子商量道我與
妹生於西南一隅又避居村我做得兩篇詞賦便自認做佳人才子前
日在刁家遇一個姓強的朋友他是揚州人說起遍揚州的女子不論大
家小戶皆成群作隊結社做詩只當兜戲女子如此男子可知
此說來我與妹子豈不是坐升現天我想秋試尚在明年母親又幸康
家中又無外事我如今又做了秀才出門又覺胆大何不前去一遊也
了從前遊學之念甘願道哥意欲往遊固無不可但所說遍揚州女子
皆能詩文此尚不足深信甘願道妹何以知之夢娘道我想古今才子
必具天地之情華而後生而天地之精華豈能如布帛菽粟遍地而生也
傳才女問生一二或者有之那能有大家小戶皆然之理所以極盛者一
過如刁直之東施效顰耳哥此去須細訪真才萬不可為虛名所惑

甘願點頭道是因與母親說知田氏道我前日許你去者因府中不取功名無路故任你遊訪今已進學以消在家理頭讀書以圖上進又去遊些甚麼甘願道在家也是讀書遊學也是讀書但覺遊學的耳目長見聞廣譬如前日府中不取若坐在家中安能進學况男子前程远大不獨一進學故孩兒欲往望母親允從夢娘勸道哥志在遊學母親不必攔阻田氏准了甘願遂收拾行李拜別母親妹子仍代茶頭王榮而去正是

盡說男兒志四方

又誇上國去觀光

誰知一片遨遊志

只為溫柔別有鄉

甘願自商子蜀中隨路而來逢着名勝之地必留連遊賞一日到了湖武昌地方流覽那些液陽形勝其巽我風流就在一個臨江的閣上上一壺獨酌到半酣心中暗想道詞曲稱三楚相神又佳人之美腰環

楚腰又佳人之妙舞稱為楚舞則楚地亦佳麗之所鍾也今過于此須當細訪因叫蒼頭王芸分咐道你可去尋一個士人訪問他這地方可有麗人相聚一處做詩社的麼王芸答應去問了半日走來回復道小的問去人盡說道東去十五里有個重華村之中有個湘妃大社十分興頭到了十五日村之里人皆來入社也也有作詩的也有作傳的也有獻祠的好不熱鬧相公若要去看除非明日住一日後日方是十五甘願喜道湘妃自是娥皇女英了結社以此為名自然是一班閨秀了既是村之麗人皆來入社又有作詩的又有作賦的又有獻詞的自然形管生春香奩吐彩但未知可容閑人去看王芸道小的已問過他說看的人挨擠不開甘願道既如此便等一日何妨喫完酒遂尋一個住處看麗人做會正是

話是一般說

听為兩樣听

里人傳作區

咲赤是湘靈

甘頤住在寓中心下暗想道明日須代了筆硯箋縑打听他社中有甚好題目雖不好明入去與他們對做也須做几首占在他社會的門外使他們看見將我甘頤的名字在衆圍中去傳一傳也不往來此一番等計定了到次日清晨起來因想道美人社會調脂弄粉整佩明粧料不能早等朝飯喫了方叫王芸携了文房四宝步到重華村來到了村口因問人道這村中的湘妃大社在於何處村人用手指道湘妃廟進村去就是廟門前有一对旗竿扯着兩首黃旗今日正乃社會之期甚是熱鬧相公想是要去要了甘頤听了因步入村來進村不几步早望見黃旗到了旗下看時不是人家却是湘妃廟字心中想道美人社會做詩難道就沒個大鄉宦人家為何老远的直來到這裡又想道此不過是重湘妃之美名字因走入廟納晉廟字雖然高大入去也有兩三層却直籠籠的不分個內

外旁邊又有曲房別院因暗想道若麗人叫他住在那裡正在沉吟忽然廟門外鑼鼓喧天無數鄉人男、女、一陣一陣的都擁入廟來也有人抬着猪羊酒菓用巫師祝贊的也有人挑着猪头三牲叫廟主祠禱紛紛不一竟將一座廟都塞滿了甘頤看見方醒惱是錯听里人為麗人誤認會社為詩社肚裡暗、好笑急要走向回爭奈一起去了這一起來廟門擁擠不開等了兩個時辰方纔擠了出來一路走回肚裡又氣又惱又好笑因題一首柳稍青的詞兒以自嘲道

鄉人醉謝誤認佳人開社載筆歸來疑眸側目指望窈窕偷麝口野

拙村西割覓得一箇笑人詩靶仔細追來虛名感衆湘妃之詐

甘頤自嘲自笑又自思道莫非揚州也是這一般然既來矣沒個不往之理因叫王芸收拾行李望揚州而來且按下不題却說揚州古稱虛陵從

若繁華又兼世際太平一發繁華服飾無非羅綺飲食無非珍饈觸耳尺
管絃之聲到眼皆佳麗之色故人家女子自小兒便修眉画眼扯髮垂髮
洗刷的如一泓秋水到了十五六歲雖只三分顏色便已成十分美貌初
不過以容貌妍媸為貴賤到後來又以能吹簫善度曲為貴及吹簫度曲
者甚多則又以讀得几首詩寫得几个字為貴了一時成了風俗故仕宦
人家的小姐皆不習女紅只以華墨生香奩之色題咏為蛾眉之榮若古
人所稱題桐咏雪皆尋常事也且說江都縣有一个卿宦姓辛名受曾做
過北京國子監祭酒因為入古直不願為官就請告了來家夫人井氏生
一女一男女叫做辛古叙別字荆燕男叫做辛發別字解慍這荆燕比辛
發長兩歲是姐、生得風流香艷妖嬈嫵媚是不必說的只他这一枝筆
要詩就詩要詞就詞要文就文要賦就賦做出來生香流艷愛王敲金編

揚州城裡城外無一人敵得他就是兄弟聰明出衆又有明師益友朝夕
切磋而詩文妙處大半是荆燕指点之功故辛發敬重姐、更過于師友
一時御官要聘荆燕做兒媳的不只只因荆燕眼睛高看得這些貴家公
子直如豚大所以至今十八歲尚未許人父母見他姐弟才美過人愛之
如宝三年前曾有一个翰林友辛受同年同門又最相好這翰林有回公
子十八歲就中了舉人自誇才學無比送卷子與辛受看就要求荆燕為
媳婦辛受看了卷子十分中意滿口應承叫夫人拿卷子與女兒看這卷
子做得精彩四射明春定是聯捷荆燕看了嘆一嘆道文字雖有可觀但
精已散矣氣已竭矣昔歸心急只怕未必等得聯捷辛受听了还不深信
口許他春闈後納聘不期這舉子因好酒貪花將要入場已害弱病死了
一受見女兒眼力如神故擇塔與兒子定親皆听他所為竟不來管他故

判燕得以專主說親的媒婆見東不成西不許因問道不知小姐要怎樣
寫得幾句詩文到入眼睛裡不叫入將口笑破便罷了媒婆笑道小姐
說得道甚容易那家郎君不讀兩行書不拿一枝筆那個拿筆的郎君寫
不出幾句詩文只是詩文到了小姐眼睛裡小姐又要忍不住要將這紅
滴、櫻桃口兒笑破的豈不又難了判娘道枉詩說筆落驚風雨詩成泣
鬼神才人落筆風雨且驚才人詩成鬼神且泣又誰敢笑敢笑者自是盲
生瞎死一輩酒肉郎兒也媽、為何與此輩往來而不知天地間原有才
子轉道我不近人情豈不又要惹人笑了媒婆沒得說只得去了正是

聽非的確見非真

浪說胡傳是矮人

所以好花能自主

不隨蜂蝶損花神

刑燕每、自想道我的婚姻父母聽我自擇、時不能如意遲速聽天可
也但兄弟親事父母也交在我身上却是誤他不得他今年總十六歲雖
以親尚可也雖然擇配也是一樁急事了又想道人家淑秀靜處閨中他
不便求售我又無計窺探他之妍媸美惡何以得知訪之冰人月老不
一言語不實又且識見不情如何可信到也費人尋思尋思了許久忽然
有悟道何不稟過父母在後面金帶樓上開一個紅藥詩社訂一個日期
少寫報帖粘于鬧市不論鄉紳白屋富室貧家凡有奇才女子能詩能文
者請來入社粘題分韻以角香奩之勝如此招邀則漢、往來非無因炫
玉不動其色而有路窺憐若倘借得此淑女於何洲以完吾弟琴瑟之願
且以藥事倘腕還有靈且可流芳香于彤管以高蛾眉之聲價尚別有和
而丁知也選婚擇配計莫妙於此矣算計定了因細、早知父母辛受

子井氏大喜道此舉不但可以為兄弟擇配閨人結柱亦是千秋佳話
伊既應來人家閨秀有才無才須好待之不可恃才驕傲令人不堪荆娘
領命遂寫了許多報條叫家人分帖於揚州內外的開市之中上寫著

瓊花觀東辛祭酒家辛荆燕小姐於本宅金帶樓上大開紅藥詩社

訂期於每月逢三日遍請合郡奇才淑女彩筆閨人同臨題咏以著

一日芳名印績千秋佳話河洲廣遠流采無方謹此陳情願言命駕

報條帖了就将金帶樓收什得詩書充棟翰墨連楹西窗四壁琴劍滿林

几案上筆精墨良窗牖間箋珍紙貴入其中何殊學士登瀛居其上不與

公侯開開觸目琳琅無一痕金釵之氣盈眸古完尽都是君子之風荆燕

又邀了几个親眷家的鄉宦小姐來社中或收或閱分任其事至期蛾眉

交集蟬髮縱橫初來到茶委清叙拍題時菓餅傳供詩成後盛筵款待往

來的香車雜荷送迎的珠翠繽紛到次有傳詩送問奔馳道路也有偷覓

的也有竊看的也有借抄的也有傳送的一時轟然以為盛事然細看

却都是巴人下里並無一卷陽春白雪入得荆娘之眼荆娘甚不快暢

法奈何只得耐着心性日望一望却說甘願此時恰到了揚州終

進城門早看見荆燕小姐這張報條讀了一遍滿心欢喜道強不知之言

不痴英因叫王芸就在二十口橋旁边借了一卷住下住下因問菴僧道

這辛祭酒老爺還是現任的还是過世的菴僧道也不是現任也不曾過

世年紀只好五十歲懶於做官正請告在家甘願道這金帶樓想是他做

知府時蓋造的了庵僧道不是我這揚州地土庶芍藥這芍藥有三十二

種金帶園者最佳而不易得惟宋韓琦在此守郡時偶然開了四朵後

來六朵相傳以為花瑞今辛老爺園中多種芍藥這樓觀者故題名金帶

不虛非端甘願听了點頭道是了是了故他小姐開的是紅藥詩社因又
道老師可知辛老翁這位荆燕小姐今年多大年紀可曾許配人家麼
甘願道聞得荆燕小姐纔十八歲因眼睛高看人不上故尚未許聘甘願
听见是實就像開水尋着源頭尋山已識路径好不欢喜因送了庵僧此
行李放下到了次日速代王芸到辛祭酒門前打探這日雖然不是
期却也有婆子并青衣丫鬟手持詩卷出入甘願因是外方人不
上前去借看只得忍耐着暗着急走來走去只見瓊花观對門有一
小肆甚是清幽因走進去要沽一壺獨酌不期隔座先有四五個少年
在那裡飲酒說的正是紅藥詩社之記甘願細而听只見一個說道
詩雖各有長短看來看去還是辛荆燕又香又艷又老道又風流直要笑
天下女子中的奇才了又一個說道莫說女子中就是揚州合城的少年

子弟那一個敵得他來又一個道若有少耳敵得他來几早嫁了去之等
不到今日又一個道要娶他的春夢我是不敢做了但要求他寫一扇
子却是以不得的又一個問道你央那一個去求那一個道陳兵備的
是我表姑央他去求決然肯的又一個道不消走這遠路我有一條捷徑
但帶一求便有那一個問道既有捷徑何不見教這個道你道捷徑在
就是磚街上黎媽芳兒小三青姐那一個道你怎麼得知這一個道我前
朋友在他家喫酒見他手的拿着一把扇子是辛小姐寫的問起來細
得他時常在辛衙走動辛小姐甚是愛他每教他識几个字兒那一個
路徑雖捷只是娼妓家求來的終不愛雅我過去央我姑母為妙喪少
說笑喫完酒都去了甘願听了欢喜道原來有這條門路雖也無用
且借他的扇子看一看他才學何如再作區處只因這一去有分教他

即君不傅粉而塗脂恭書生不窺燈而入幕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四回

話青樓喜遇有心人

探香閨開出有情路

詞曰不識桃源路殷勤問漁父誰知漁父有心人渡且置他途

尋捉似自開門戶欲借他留住須為他求遇為他求遇待何如

去去莫問來由但能得見便成良悟

右謂醉春風

話說甘頤在酒樓上飲酒所見一班少年說碑街妓家黎芳卿姐有年小
姐寫的詩扇遂留在心上以為也是鑽窺之一隙遊連酒也不多喫每
了酒小竟一路磚街磚街到了碑街再問黎家原來這黎家乃有名的妓
館無人不知一問便有人指引道隨着這一條石路轉過灣來兩顆楊柳
樹下緊對看一帶白粉墻門面朝南門前六尺班竹門兜便是甘頤尋到

門前果然景象不差便不再問竟走入去到了客堂雖非華屋高堂却也
軒窗開爽花木扶疎比尋常館硃覺清幽黎媽見現有客慌忙出來迎接
看見甘頤年少生得秀美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獻茶就問道相公想是姓
潘了甘頤笑道媽何以懸斷黎媽道相公若不是潘安一家焉能有此
美貌甘頤嘆道貌美必要姓潘則小生姓甘而不姓潘則貌不美可知媽
却看差了黎媽道相公既姓甘不姓潘不是老身看差想是潘安原是
甘安轉是老身記差了甘頤大笑道媽可謂善戲謔矣黎媽道不是戲
謔傳得相公一咲且請問相公貴宅小三芳卿大名特來一謁黎媽道此乃小女
美所以要訪美入聞知貴宅小三芳卿大名特來一謁黎媽道此乃小女
肯兜今日沒福又出門了不能接見却將奈何甘頤道訪美人豈是一姓
便能會面明辰謹當再至黎媽道相公若許明日再降當令其掃榻以

何如甘願道這也不敢只求一面以慰渴懷若有喪主之約但請往此
相碍也因叫王芸送上札金一兩并土儀二事黎媽辭道小女不在家一
茶未敬怎好受相公嘉惠甘願道書生入情半紙媽休笑說罷就
出來放不下心仍到辛衙前來探望見那些青衣侍妾出入不斷恨不
揮翅飛了進去沒奈何只得回到巷中悶過了一夜到次日恐黎小三又
出喫了飯就往黎家來原來這黎小三小名叫做青姐號名瑤草總二十
歲生得八盼伶俐常到辛衙值酒辛小姐看見喜他波俏乖巧又識得几
個字兒遂許他時常來往成個熟識這日在鹽商船上陪酒回來所見媽
說有一個青年秀美的書生來訪你約明日要會他到次日便打扮得
齊整在爾盼望忽甘願來到黎媽迎著道甘相信人也甘願道媽
稱我為信人難道媽不是信人正說未了黎青早走了出來看見甘

願半少風流滿心欢喜因笑說道風塵陋質怎敢勞貴人殷垂顧甘願
道佳人難得滿耳芳名敢不進瞻說畢黎青就將甘願邀到房中去坐房
中雖只一回却收什得甚是潔淨正中挂著一軸倪雲林枯木竹石畫兒
旁邊帖著几幅明公的題咏甘願細觀完不多一時黎媽送進茶菓來
黎青就將甘願坐喫甘願一面喫茶一面問道聞芳卿留心翰墨酷愛詩
詞往來題贈佳箋必多不知可能借觀一二否黎青道賤妾雖隨烟花却
性耽文墨凡遇才人皆喜親近故常辱名流惠施藻句時蒙因秀榮錫瑞
扁秘之霜篋珍手珠玉即君若不厭觀容閑暇取出共君賞玩何如甘願
道名流華墨不粗豪便陳腐香艷者少緩視可也若香奩白雪彤管陽春
嗜之不啻性命望之過於云霓早賜一刻之觀恩同百朋之錫矣若待卿
閑卿朝花夕月那有閑時豈不索第枯魚之肆黎青笑道妾身雖忙妾心

甚閉即君似容恬淡然彼躍於心焉幫于意轉恐不閑于妾即君幸勿但知妾而不自知甘願大笑道芳卿真有心人也小生之肺腑皆見矣既知小生之心何不慨然滿我之望黎青大咲道君有君之私妾亦有妾之私妾滿君之望何難且先滿妾之望未為遲也甘願道卿之望小生如何能滿黎青道妾之望也不甚奢但蒙君垂顧一番也須聊且杯酒以申地主之誼以完君私妾之樂再言其他可矣甘願道蒙卿款洽敢不傾情但相對無聊何不先賜一觀以飽餘眼原來黎青見甘願訪他以為屬意于他必定綢繆纏綿十分欢喜不期相見彼口角雖親厚而情意却不相閑空動了一番虛火因暗想道他既不屬意于我却來訪我為何又見他急要看閨秀詩文莫非聞得外面詩社甚盛着了魔待我慢括他看是如何須臾酒至二人對飲黎青道即君到揚州詩社之盛否甘願

道正拜前日入城看見投條上馮辛判燕小姐問社請問辛卿這辛判燕是何等人物敢于開社只怕其中還有盜襲之弊黎青問道且請問即君言貴府甘願道四川重慶黎青道原來即君返來不知揚州之事這荆燕小姐乃辛祭酒之女今年纔十八步生得眉畫遠山眼凝秋水如花解語是玉生香使人望而魂消見而魄散這不消說起只說他做詩做文的那枝筆真個題起珠飛落來玉墜任是新題到手有如宿構聽憑限韻押來恰似生成莫說紅粉中不能多求就是黃榜內亦不易得近來開這社稷雖然合成的野媛淑女無不盡到社中爭奇角勝然詩成博覽竟無有一人敵得他過即君若疑他盜襲明日即君與他對做總得知道此法說將來即君恐亦不信甘願想慕辛小姐已反測不安再加黎青道一稱贊竟弄得青黃無主竟痴呆了說話不出黎青道即君怪疑否

走曾見他著作妾有一柄詩扇是妾親看寫來相贈的得是了了出
承君一看便可窺其一班矣甘頤原為要看扇而來見黎青說出一中其
意反說道我不信聞秀中有此美才黎青因起身開了拜盒取出一柄金
扇遞與甘頤即君可細一看方知他的妙處甘頤接到手中忙展開一
看只見上寫着為拈花飛蛛網句有感題贈瑤草校書覽意甘頤見了這
日因低頭沉思道這是個賦體到也难于摹擬沉思半晌再展開看詩題
已拚萬點遞風斜
不道詩法几片霞
未老紅顏悲白髮
乍奪素縞變朱紗
香生屋角張君慕
錦笈簪牙是妾家
自分飄零牽掛死
人犹指作艷情誇
甘頤看完喜動顏色道天地間原來有如此美之幼女子因向黎青謝道

并非賢卿賜教我甘頤豈不虛生了黎青道此不過墨池一滴耳即君見
之如此驚羨若觀其長篇大作不知恁生望洋而歎且請用一杯定之
情甘頤初時喫酒甚是勉強反看扇上之詩拿起酒來便欣然而飲吟一
句點之頭已是一杯哦一句啞之嘴又是一杯再總讀一遍贊兩聲妙又
是一杯黎青在傍看見到忍不住笑將起來道幸小姐詩雖精妙而即君
吟賞亦自入神甘頤道賢卿莫笑小生請中滋味惟知者知之而不知者
寔難以言有奇特警人而細味之則有如嚼蠟此止可供紗帽中誇耀之
現有堆填逞富而稀覯之則無非餽飮此止可作小人中倡酌之套何嘗
知有與觀群怨之體未嘗知有初盛中晚之風若幸小姐此詩與有小丑
比有為此賦有為賦指事既親切寓情又深婉其一片憐卿惜卿悲
卿之苦心化作芳香流於紙上真令人誦讀一遍而齒頰俱香咀嚼一回

而心思盡活此詩雖贈卿而卿其未知其贈卿之深意也卿若知之
 夕且悲且泣之不服安有二于歎笑及我黎青听了愕然道妾但
 句清新詞情香艷而已他定不知乞即君教之甘頤道花猶美人
 當貯之金屋乃誤飛而入蛛網正憐卿不金屋而誤入青樓也夫
 白髮棄捐旦暮猶人也縞衣寨巾良人樂也素縞而交朱紗坐脂粉不得
 為良人婦也張君慕倚屏靠障為人佐觴也是妾家歎笑招人
 流蕩而不能自丰也牽掛者拘束而不得自由也死者已矣之句也如此
 可悲可憐而犹誇青樓之聲價豈不墮落無窮期哉此幸小姐題贈而為
 卿痛惜也黎青听未完早漠然無語而淚潛落矣甘頤看見忙以衣袖
 拭之道這是小生多口矣黎青默然半晌方說道妾之苦自以為惟妾自
 知不知幸小姐一首詩有如此深情直中妾之隱非即君点破之未

在夢中而幸小姐一番見贈苦心真是明珠暗投矣若據即君這等秀才
 來則幸小姐之詩雖合揚州士女無盡稱其美然實知其美之所在則
 惟即君一人也即君雖為幸小姐之知己而不能使幸小姐知即君之為
 知己豈非即君之缺事為之奈何甘頤以見黎青說話句有心不敢實
 言又恐隱瞞誤事以是沈吟發清道即君不必沈心妾實对你說了君雖
 有心妾亦未常無服君初來時妾只道君注意於妾之不勝之喜後見君
 乃為鳳中人也非妾鴉雀所能抑抑也誠作廉葭之想矣但即君此來
 必有所蓄不妨傾吐於妾與之細言妾雖無知決不最以蕩蕩作荆棘幸
 悉言之無諱甘頤大笑道我以認卿為佳麗玉人定不知卿聰慧如此解
 亭如此我之肺肝已為窺見安敢復藏頭露尾小生此來實慕幸小姐之
 木而無由窺見有人傳說芳卿與之親昵故尔生時來求卿而思慚為魚

父之旨不意終見芳卿即蒙錯愛示以佳筵使小生觀揮毫之珠玉而知三百之自有真也又見卿眼角眉稍而知聰慧之不可假也至於此時不但不敢妄希幸小姐之芳容即與卿並立亦自慙形穢矣惟有這面藏形匿矣黎青笑道此套言也非出真誠以妾者來幸小姐美而才非甘謂無夫甘即才貌而美非幸小姐無婦正好作配但伊人雖咫尺而遠如云一為須大費周折若若真誠告我當為君圖之甘願聽了大喜因離席向黎青深一揖道蒙卿義俠相憐倘有一線可苗生當啣環死當結草斷不敢負心有辜盛意黎青笑道即君不欲謀見幸小姐妾慙蒲柳不敢辱留君子去留一昕即君可也若有可苗須妾為名暫留了此容留任深悄悄當為君家蓄之此雖妾之私而寔亦即君之私也不知即君以為然否甘頃見黎青說話有心捨此無路又見黎青能秀可人因說道得蒙見已

出望外何況望外更有他望緬生何幸也黎青見甘願許為留宿不勝之喜因促膝相對而欲嘆一回幸小姐之美又論一回幸小姐之才一人說得津有味喫得蜜不休不覺日之夕矣因起身各處間玩及点上燈來重新又飲說之笑之直飲得爛醉方解衣就寢同人巫山之夢正是

柳正溫柔花正嬌

相逢恰是良宵

雲貪雨恋無休歇

不同早知魂已消

二人樂甚恬然而寢直至四更方終醒轉枕上温存甘願因問是卿之我不待言矣但所詐幸小姐為我商量還是引我何處私窺還是托詩以代傳消息黎青道此二策俱不妙私自窺探不過遠觀豈能盡其才美以詩詞傳遞消息是句桃也你不知這幸小姐雖一柔媚女子接人温若春風然言貌端方稍涉褻戲不敢向其開口若輕以男子之詩邀其

然則近於勾桃而足遺其斤辱甘願道二策既不妙若捨此二策雖神仙持寫亦無他策矣黎青道策是還有一條但此時尚不便與即君明言且待妾明日先去打探一探看有恍惚再說與即君亦未為晚甘願道芳芳卿費此妙心將何以報黎青道便妾時倚衾枕窈君寵幸即可以報他不望也甘願道卿若願此為報則我當報之終身不憚二人說得接氣不覺又沉：睡去直到次日早紅日三竿方纔起來大家梳洗完喫了早飯黎青道即君少待於此容妾到辛衙去探消息再來與即君商酌甘願謝道重芳芳卿銘之五內矣黎青因叫一乘小轎子竟到辛衙而去正是

心靈多智計

氣俠動奇情

兒女能如此

方知是性生

黎青騎到了辛衙所上方下了自走入去原來黎青時常到辛衙過了侍妾盡皆認得看見他來早有個貼身最愛的侍妾叫做綠綺說道小姐這

兩日着詩厭煩不在樓上在卧房後繡墨軒中調鸚鵡要子哩黎青是熟路竟走到後軒中來幸小姐看見忙問道這兩日我正想你為何不來若我一着黎青道我日：要來看小姐因聞得小姐閉社忙故每：止住幸小姐道前日開此紅蕖詩社者指望選一淑女為吾解慍兄弟作配誰：這揚州的女子須能詩識字的不少然皆是桃李之貌脂粉之才求其：輝王艷可當香奩一座者則了不可得故連日批閱甚覺厭倦意欲罷：正在此沉吟黎青道妾聞覓珊瑚者設鉄網于海底希甘露者樹金望：雲中求駿馬者死馬骨且買來小姐能開社几時怎便如此性急幸小：听了笑將起來道瑤草几日不見學問竟大長了只此數語可解吾一：之疑但只恐揚州一郡生才有限非海底雲中之比黎青道揚州雖小：下自大况揚州道通於天下小姐何不再添一報條几往來仕宦有

賢媛淑女并祈降祉留以垂不朽則網罟者廣矣幸小姐听了因針
波細盼黎青道瑤草近日想是迨着異人了不然何議論風生令人刮
所說甚是有理我若有這樣一個記室則快不可言黎青道記室何敢
但得依傍粧台服事小姐於願足矣幸小姐笑而頷之因又添寫了几
報條叫人分帖于各碼頭要路之上因留黎青喫茶喫酒又將袖中
的詩詞指與他看只留他要子到晚方放他回家正是

蛾眉漫道只宜嗔

我見猶憐也是真

盡日留連还不捨

佳人原自愛佳人

黎青回到家中甘願接着道芳卿未何一去許久几令小生聘望般了如
青嘆道即君盼雖久而望却有几分甘願所見說有望不勝欣喜滿臉
堆笑喚來捧着黎青手兒百般温存道重勞芳卿心实不安怎知之奈何

黎青見甘願言詔雖甜而心急如火偏只是笑而不言甘願忍不住又拍
着黎青見眉兒問道幸小姐留你一日說些甚麼黎青見甘願越急以答
道說些閒話要緊处偏笑而不言甘願急不过因問道芳卿所言有望不
知是有何望黎青見甘願着急初意还打帳再急他一急當不得他眉清
目秀的一個美臉兒只管偎來軟軟的香甜話兒只管說來憐憫情
惜的溫柔情兒只管帖來心火先動了几分愛慾已合成一片那裡还做
作得出因嘆道若論起情理来即君对妾而思慕幸小姐本該始君而於
中作浪但为人也須自揣妾若非幸小姐之灵安能繫即君乎此以竊日
夜之欢故不敢妬而願效慇懃或借此而多得留連雖利于君實亦自利
也不意君急于聞信一刻不容緩倘妾言出于口而君即命駕不是为法
自弊乎故暫隱而不欲言今見郎君言念幸小姐一片深情恨不得頃刻

即飛在傍粧台以慰相思之苦妾憐卽君之鍾睛如此又不忍不言但言而願卽君母過於薄倖甘願听了指天發誓道我甘願若蒙黎青娘委曲周旋得見辛小姐設見後不感黎青娘之情而稍有負心望天地鬼神鑒察卽時誅滅黎青見甘願情急發誓道卽真情種也我只得对你細說了只因這一說有分教逐燕穿廉隨花入幕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慕芳香改裝女子 憐才貌願變男兒

詞曰燕飛難入珠廉去悄學金蓮丞相遙只認是佳人豈料塗脂抹粉為窺憐○憐才愛貌心相慕何異於夫婦誰知一段好姻親道錯
憐羞轉不信為真
右調虞美人

話說黎青見甘願發誓言不相負知其情真因感而对他說道這辛小姐

有個兄弟叫做辛發表字解愠生得斯文秀雅既是一個玉人今年纔十六歲不靠辛老爺之力竟以真才進學誰不羨慕要招他為婿這辛公子年紀須小志氣頗高定要求一個才美淑女方以為配尋聞貴女尽皆辭了○辛小姐聞此紅藥詩社非為炫名蓋欲為兄弟擇婦也今日對我說揚州能出詩女子須多而開社數番並無一出色女子心甚厭倦欲罷此社妾思此社一罷卽君相見無由也因再三劝他說揚州雖無天下自有今幸辛小姐以妾言為然又添了報條請四方賢淑尽皆入社報條一出則君見辛小姐有望矣甘願听了茫然半晌道幸小姐請天下女子入社與我何關而芳卿曰有望將無戲我乎黎青道非戲也君未曾深思耳甘願道弟愚昧實思不出乞芳卿教之黎青道幸小姐乃嬌媚閨秀雖以詩之開社若甚多情然廉潔之風凜然定不可犯卽君一美男子欲與之

對侶酌雖崑崙妙手紅線奇才亦計無所出今幸即君身雖男子而貌之
莫比女子更甚即君若有真心待妾、與即君巧梳烏髮細掃蛾眉額點
花御臂垂金鐲上穿綉袂下穿長裙扮做远方女子用轎抬到幸衙說
過路的閨女見了報條來入社請教幸小姐雖雙眼如神決不能辨雌雄
定要被妾瞞過即君試思此計好否甘頤聽了又驚又喜道卿何心及性
惠思路之奇直至如此妙則妙矣但恐充耳無明月之珠翠足非金連之
步又將奈何黎青道妾已毒之熟矣耳上帖一小膏藥只說是害瘡此亦
常有之事若憂脚下妾有女靴一双即君走足穿了只說是這方風俗即
君又不嫌他便畧大些幸小姐也未必留心甘頤細想此計甚妙欢喜道
我甘不朵蒙卿如此相為倘由此得見幸小姐之後若志芳卿之情便會
厭不如也黎青道即君且莫喜此不過見幸小姐之路耳見後相對還有

許多事體也須打點甘頤道以愁難見即見了愁他怎的他的美貌我自
然會看他的好詩我自然能賞斷不差也黎青道他邀請才媛入社者是
為借詩觀才也是為借才取人也倘出難題自要即君作詩也須打點甘
頤走道我扮了女子去見幸小姐幸小姐竟要我描寫刺鳳便就准了若
但要做詩做詞這是我們的家常茶飯任是難題也難我不倒黎青道觀
即君翩翩姿骨自是多才但對幸小姐不可輕易君曾試過否甘頤道詩
又不關科叶我何處去試但家居讀書之暇便與令妹吟咏邊情不是我
倡他酌便是他吟我和所作的詩詞有如春草近則立成遠亦不過七步
從不曾兀靈腕鬼旁若拈鬚豈至今日便氣悍大巫而甘拜下風哉黎青
聽了欢喜道得能如此更妙但據即君說來則令妹又一才女也青年几
何甘頤道舍妹今年纔十六歲若論容貌他閨中稟賦白妍秀非第男子

之比若論詩才小生有文字分心他一味精工故風肯更勝黎青道曾許
聘百甘願道蜀中一偶恐無吉上故尚遲其歸而欲向天下求也黎青
道原來如此即君不獨一見只怕婚媿亦皆有分今日緘帖報來不便就
去且待明日遂了你的心愿罷甘願道若問姓名將何以答黎青道就寫
令妹之名可也甘願見黎青為他事商量妥當不勝之喜因叫王芸封
了二十兩銀子送與黎母以為便費黎媽甚是欢喜黎媽見甘願有窟也
自欢喜故二人相对甚欢过夜宿歇十分綢繆纏綿到次日起來吃了早
膳黎青即携过鏡臺來要為甘願整粧甘願走到鏡臺邊因笑說道一個
青頭白臉的男子漢恁好捺眉畫臉粉做婦人豈不笑杀黎青嘆道羞有
几種若男子裝嬌学媚窃殘桃之愛下前魚之江則羞也若塗臉入幕傳
粉窺情此又千古之風流佳話何羞之有甘願又嘆道卿可謂善於解嘲

也事已到此只得依你因脫去長衣任黎青所為黎青因替他將髮散開
用香膏盤做烏雲掠成青髻代上冠髻簪上珠翠眉掃为柳葉臉印作桃
花淡點朱唇輕貼花鈿又將自己錦綉綉襖取出袖外勸替他穿換
過又取出一双女鞋替他脫去鞋襪穿上雖畧緊些也只得忍着起來走
路反嫌娜娜有些韵致到鏡中一照黎青道君有此美人只怕怕甘即
又要動心去訪英甘願自家着了也不覺失笑道美人雖也像個美人只
怕鏡中着却是假的黎青又去叫黎媽來笑道我這個姐與你做女
兒你要麼黎媽看了大笑道前日甘相公初來我錯認做潘安不知原來
如此裝束走到人家可看得出破綻麼黎媽道便是神仙也看不出黎
道尚还有一說這等內家豈無便女跟随之理楊州使女又不便因对

知道舅母家那個湖廣了頭借了來跟隨去到妙黎媽道這不打緊隨
 叫人去喚來雖甚煩中；却正是外路打扮黎青甚喜因吩咐他到那裡
 不可多說話又替他衣服因對黎媽道媽；可叫一乘轎子來黎媽道要
 到那裡去黎青道媽你不要管這閑事等他去了來整酒請你罷黎媽笑
 了出去果叫一乘暖轎來抬到內裡叫甘頓坐了命王芸領了那了頭跟
 着又吩咐王芸與轎上叫他抬到瓊花觀辛衙大廳前歇下若有人問只
 說是城外船上來的轎上答應了不多時抬到辛衙大廳放下光叫王芸
 送近一個報帖一個名帖進去上寫着

四川重慶府巴縣甘非想小姐舟過維揚慕辛荆燕小姐詩社之盛
 特來拜謁入社

名帖上寫着

谷小妹甘夢檢社拜

守廳家人接了一帖傳與侍兒侍兒送與辛小姐辛小姐看見是遠處內
 眷不敢怠慢因走出內廳叫幾個侍妾到外廳接了入去甘夢見有侍妾
 來接因出了轎隨着侍妾入來到了內廳辛小姐接住看見甘夢美麗非
 常心下暗驚道人盡道佳麗出于楊州想來不過裝束勝耳誰知蜀中有
 此真實美人因笑迎着見禮道小妹開社祇合塗鴉怎敢勞仙子下臨王
 趾使小妹不勝榮甚又不勝愧甚甘頓道遠方荆布本不當輕謁金閣但
 芳名震於魂帶又適行役咫尺香奩故不惜面顏造門上請乃蒙不棄側
 企蓮之屣吐王著之哺殷；下誘何辛如之坐定侍妾獻上茶來原來甘
 初學步于郎郭乍歛衽而萬福未免拚持不還注視今坐而飲奈心界
 行、再偷細看方者見平小姐生得
 行、舞、自成粧
 淺淡溫柔別有香

百不學山橫黛色

眼非澄水逗秋光

岩容時吐詩書氣

幽秀全消桃李芳

真羨綺羅脂粉貴

天生佳麗不尋常

甘頤看見辛小姐踈淡別是一種幽妍轉覺粧襯之盛非美人妙境
不罷辛小姐即起身于批到金帶樓上去坐待妾又擲起許多茶食菓品
點心送上茶來辛小姐就將社中所做的詩詞送與甘頤求其批閱下却
不認名別有號對恐閱者存私也甘頤知是考他畧謙遜一兩句見辛
小姐再請他便長開詩詞細觀覽醜陋者不使塗抹便置開不看但將
做得精妙入神的俱細批出那一句入情那一聯工致那一字感慨多
姿那一篇風騷得體批得精詳懇切無微不至及對號署名看都是那
辛小姐之作辛小姐滿心歡喜因說道小妹嗔鴉已久雖常遊學上不過

泛言美好而已從未有暗中摸索方篇擇出而又於得字中安之隱
服妾之心賢姐實小妹之真知己也甘頤道姐聰慧天生靈奇仙出故
賦此絕世之姿曠代之容餘美流入於詩雖諧世俗體裁中晚而風骨與
刺實存三百遺風小妹淺陋不過稍窺一斑安敢冒知己之名辛小姐道
評氣之求已不易得至於詩文微妙針芥相投更為難能小妹從未輸服
于人今見姐肝胆盡喪矣甘頤正要言詞勾引忽報賈小姐來了原
來這賈小姐是賈翰林的女兒名字叫做賈鶯別字羽文生的人物中
雖也略識幾個字詩詞之妙全然不知却倚着父親個翰林偏要在筆墨
上沾名刻了儿篇稿詩稿到處送人見了人談論詩詞大言不慙竟以才
女自負辛小姐知他沾名不好却他故紅蕖社中他亦在其中這日因竊
了父親的儿個詩題要來賣美才情故這日來到辛小姐接着就笑說道

今日姐、來得恰好一個远方仙子來此請公一會甘頤看見忙立起身
 小賈小姐見甘頤美麗非常走上前觀視道果是一位仙子分遠近賓主
 坐下賈小姐與甘頤各問姓名都是辛小姐代說了辛小姐見甘頤批閱
 的詩詞並無取賈小姐一首恐怕賈小姐見了沒趣急忙悄悄叫侍兒戲
 開賈小姐先開言問道甘姐丰姿美麗如此詩才定然高妙未知辛姐、
 曾請教麼辛小姐道總蒙賜顧寸敬未申何敢輕請賈小姐道既未請教
 小妹到想了兩個古詩題目在此不知可作詩社題麼辛小姐道姐、所
 擬自然妙了敢請見教賈小姐道晉唐子但歌將閨門中兒女的情態已
 曲、摹寫盡矣不知可還有奇思可敵古人再者我想唐詩中不知明月
 為誰好與雨中春樹萬人家兩個賦體最難摹擬每欲下筆奈枯腸瘦索
 不出个幸遇甘姐、这等大才不知可好請教辛小姐道姐、如此藥題

天恰遇甘姐、这等大才正好請教但須少申薄敬再求揮毫可也遂叫
 侍兒催酒甘頤道小妹遠邑对姓不必榆枋何類入社原欲献河東之白
 承不期身入瓊宮琳琅觸目可謂觀於海者難為水矣坐此形影已慙何
 敢更辱箴簡辛小姐道巴人下里本不當希冀陽春但既蒙下教雖一時
 不能窺百仞之高而一言四韵亦必懸題以為小社之榮甘頤嘆道既不
 免献醜何不待小妹應了賈姐、之教何如賈小姐道俗題得辱仙筆可
 所願也遂信手取了一張長箋鋪在案上甘頤也不起草竟信手寫去
 子直歌十首其一

鬪草花不諧 花無一色奇 幸儂愛能助 背送合歡枝

其二

衷中向儂笑 正色作臍臍 俊態太不情 俏低窺一眼

其三

晏起髮披離 羞留歡久注 歡心偏道好 佇立不肯去

其四

偶食水桃甜 知是歡可喜 不敢徑晴投 擇敗分人起

其五

即來阿母疑 中堂先坐定 頻喚濃煎茶 俄恨不一處

其六

即忽欲出門 不禁下階送 驚聞嘆不聲 呆立不敢動

其七

兩大漸生嫌 衷中難相犯 即故弄戲机 引濃近身看

其八

宴會集一堂 男女分內外 生熟以金危 興歡隔簾醉

其九

次不知何心 伴醉願留宿 形窗未敢眠 光威窗中燭

其十

見即百事肯 只不共即食 千秋鮑冶意 恐流入於滯

甘願題完了 子夜歌又寫賦体的題目道

賦得不知明月為誰好

秋盛一輪滿 貪看尽捲簾 鏡容常自愛 詩影許誰拈

幾夜留能住 何人坐不嫌 漸予空帳望 背却下西檐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哀

東風和降澤 桃柳邊生烟 景色疑沾地 紅香欲溢天

市朝迷葉底

樓閣閉花前

識望尚闍色

青蒼欲十千

後寫蜀中社小妹甘夢偶題呈

荆燕羽文二仙史社長斧政

辛小姐友賈小姐看見他落筆如風雨驟三傾刺之間早題完了十首絕句兩首律詩並不假思索就似做現成的一般辛小姐是真心服喜十分愛慕賈小姐縱不知味見他如此敏捷也自驚倒因贊嘆道甘姐：真仙才也即青蓮斗酒百篇亦不過是甘頤道荒謬之詞聊以塞責有污二姐姐之目幸小姐道不獨搆思敏捷而子夜十首將兒女子家貪痴情態寫始盡而殘肝刻腑俱是新思却無一字盜襲古人至于二律詩情寫影是一是兩極工極巧又渾又微社中得此增崇多矣諫者諫贊者贊彼此歡喜須臾酒至送席坐飲：酒中間談一回古今名媛論一回詞賦文章又品眼前的人物大家甚是快暢甘頤初意指望見辛小姐一面便喜出

望外今乃對着臉兒仔細端詳又見辛小姐百般錯愛怎不快活故酒至不辭辛小姐開社多時今日方過了真才知己怎不快活亦歡然而飲賈小姐乃好名女子今在才女中誇張怎不快活故杯非淺飲盞不留餘大豕吃到半酣之際各問起婚姻賈小姐已聘許了張廉使的公子甘頤說說自是許了謝學士的公子因問辛小姐辛小姐微嘆道風花尚未有主甘頤道姐：才美如是誰不爭求誰不爭聘辛小姐道求者雖有而所求非召南之吉士聘者雖多而納聘無星戶之良人俱非妾之所願故小姐寧賦愆期而有待也甘頤道雖淑女必待君子然男女之悅慕不同孟光則必擇梁鴻西子則終歸范蠡至于催護桃花衛公紅拂各有所願天下豈無一人但不知姐：屬意于何等辛小姐嘆道小妹之願甚奢除非賢妹變作良人則小妹甘抱衾裯而往矣至於假貴公候借榮朱紫皆非

小妹之心但恨天意不能從人往、相左因信手作一首滿江紅詞道

造化無知生得人、不慳不吝恰、是兩簇蛾眉、一雙雲黛才也、眷才

性與命天之比美恩和愛奈之何偏、不是鴛鴦空扣對、口這姻緣不

生債、這想思常面、害受一霎歡欣、一番驚怪、良士風流、恥不得淑人

才美偏、在願芳卿、遠友作男兒、心方快

辛小姐做完甘願與賈小姐爭看、俱贊羨其詞意之風流、不已甘願道姐

、若定要貌比潘安、才同子建、便恐難得了、若但以小妹為盡、畝求則

折願可得、何須帳望、辛小姐道姐、不要看得小了、潘安便怎麼子建、又

便怎麼不過一時、偶得其名耳、若賢妹者、指願問可多得、耶妾不信也、賈

小姐道辛姐、也不必爭甘姐、即指願可得、只聞他要就是了、若是無

二人、叔且罰酒、何如辛小姐嘆道、賈姐、說得有理、因叫侍妾斟一滿觴

奉與甘願、甘願嘆道、非小妹謙詞實、有人久當自見、辛小姐道姐、說

折願可得、指者手也、願者目也、指於何處、願於何方、倘指願不出、且請出

觴、甘願嘆道、指願實可、指願但此時不便、只得勉飲、此觴以盡二位姐、

之意、因忙飲乾也、信手作一首滿江紅詞、兜步韻以答之道

造化情奇、弄得人、慳、吝、偏、味、殺、白、面、書、生、撥、撥、青、黛、錯、認、相、逢

自見惡相逢、不錯方知、愛得並眉、携手是鴛鴦、非空對、○這姻緣、非

真債、這相思、何須害、請打點歡欣、不勞驚怪、淑女風流、容不減、良人

才美、依然在願芳、卿執定、假為真、何其快

在小姐看了、嘆道、雖是解嘲、之強詞、然深微、婉曲、愈增人憐、愈生人愛、使

得緣、窻相對、朝夕唱、酌、真人生快事也、因問道姐、舟居于此、不知還有

幾時、可能繼此、再一相會、否甘願道來去無時、小妹豈能自主、但當再作

机緣可也幸小姐道請問姐：机緣还是在人还是在天甘願道机緣雖
主於天而所以為此机緣則人也况天不可問而人有心有情有思有想
以小妹論來還當以在人者為重人力至而天心或可挽回如一味聽天
恐墮入呆愚而置聰急於無用也不識姐：以為何如幸小姐聽了大喜
道姐：不獨才美勝於今人而高識又過于古人矣小姐嘗聞有志事成
十常八九而泥于天意不過一二安可以天自護而虛此一生不期姐：
已先我而得之敬服敬服二人美麗已相愛慕詩才又相敬重議論又相
投合彼此歡喜不盡飲得十分有興轎夫催促只不動身只捱到月色西
沉知不可留方纔起身幸小姐親送二人至六廳上轎犹依：不捨只因
此一別有分教思上添思想中增想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續四才子卷之一終

